

神坑仙台的传说

□ 石正祥 闫广仁

滕州东南四十五里处,有一间家村(现柴胡店镇闫村),该村因闫氏先祖敬典,于明朝弘治年间(公元1500年),由山西洪洞大槐树迁徙至此,故以姓氏命名之。此处为薛地龙山脚下,薛水河畔,东倚宏伟壮观的福胜寺。

这里流传着一段“神坑仙台”的传说故事。始之初,村东有塘坑,呈杓斗形,斗西柄东而横之。杓斗椭圆状,南北二十丈,东西三十丈,斗深三丈;杓柄细而长五里,沿水路,跨薛河,直伸龙山脚下。然塘坑悠远有灵气,夏秋水满自溢,冬春渐少而不涸,一年四季,闫氏族人洗濯畜饮而用之,甚为乐乎。

村之中有土台,距塘坑西百五十步,遥相呼应。土台为矩形,边长三十余丈,且平地直立地面尺余。人们甚感仙气,故此,不敢妄动耕种,唯植松柏榆杨树,筑牛棚草屋库房,置耕耨犁耙,饲养牲畜而用之,春夏秋冬甚为忙乎。

然岁月悠悠,天地茫茫,万物精生,仙神显灵。而村吮龙山骨髓,汲薛水精华,其塘坑、土台尤显仙神。

忽如一年,盛夏暑晚,天似蒸笼,气闷无常,地如烈火,热浪滚烫,村人纳凉,望天兴叹,碧空无云,久旱无雨,今何有雨!正叹息间,突然,龙山峰顶,风起云涌,天昏地暗,一阵电闪雷鸣,大雨倾盆而注,从晚亥时至晨寅时,雷急雨骤,整宿未停。待至黎明拂晓,有人晨起观雨,山川溪满,村田水流。偶观塘坑之时,惊现群龙戏水,上下翻腾,天水连处,神龙现形,头大如牛,身长数丈,鳞甲金光闪闪,尾弋若隐若现;拭目细视之,眼似雷暴,须似闪电,口若悬河瀑布,飞流直下倾吐。视者目瞪口呆,瞬息神清志醒,忙跪安求之,降福吉祥。

约至鸡鸣天亮,云开雨散,碧空蓝天,山清水秀,红日出,霞光照,彩虹升起,天地生辉。众皆村民,街谈巷议,神龙喜雨,降福黎民。正当众人兴高采烈之际,忽闻成群仙鹤,自龙山薛河方向飞来,直落土台树顶,欢乐起舞,引颈咏鸣,似银铃天籁之音,悦耳动听。众皆围而观之,热闹非凡。此时,农舍炊烟袅袅,族人笑声朗朗,赞神龙,降喜雨,瑞兆丰年。

自此之后,仙鹤以土台为家,昼食夜宿,常来常往,时而衔些鲜果食之,多有仙种落地生根,育出梨苗,当年成树,次年开花结实,葫芦状,碗口大,中秋前后摘之,食之,皮硬肉脆汁甜,落地似山石滚动而不破。故被赐名“天生梨”。仙梨,天生也,数年之间,漫延四邻八乡,连成万亩梨园,产梨数万,远销江南,造福百姓,名扬天下,传古至今,长兴不衰。时至今日,不断改良梨种,逐步形成具有独特山水风光的梨园圣地。每年的清明梨花会,中秋的采摘节,梨园车水马龙,人山人海,旅游观赏,购销兴旺。彰显梨园的繁荣,时代的辉煌。而此时的土台,得仙后,逐年自长自高,数年之间,竟拔地三尺有余,族人遂称土台为仙台,筑仙庙,立仙碑,香烛供品祭之,祈求年丰岁安,世世康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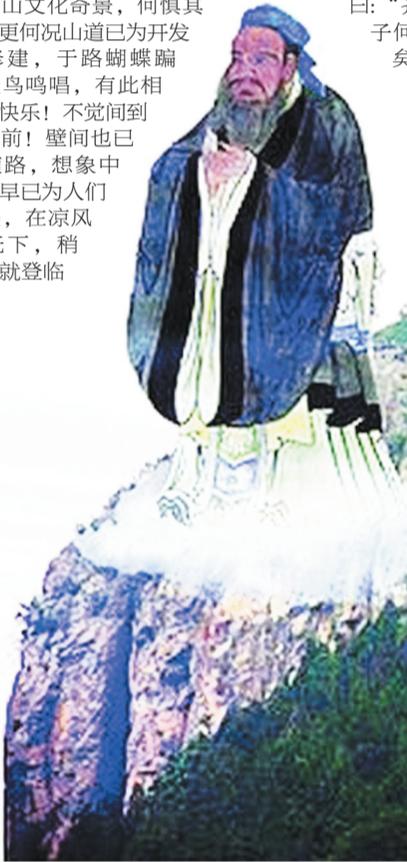
然村之东塘坑也,自神龙戏水后,水自满而不溢,水自清而不浊,水自静平似镜,水至深见底暗泉涌流。村人年用之,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,梨园茂盛,人丁兴旺。至此,称塘坑为神坑也。

忽有一年,闫氏幼支族人神坑饮牛,偶现,下去九牛,上来十牛,疑似祸哉。次日饮牛,暗用红线系耳,饮罢上来,果见一牛无红,随即持刀弑之,顿时一股青云腾空而出,回头视牛,踪影皆无,唯留血水满坑,终日不散。与此同时,土台仙鹤,群惊长鸣,腾空飞去,永无再回。至此,族人方悟,悔之,盖杀神牛之祸也。而仙台鹤飞之后,土滞而息,再无寸高之增也。

一日,一云游仙人路过,见状大惊失色,叹曰:痛哉!惜哉!神牛仙鹤,本佑其家族,物华天宝,人杰地灵,世世金榜题名,岁岁高官厚禄,今皆付之东流。叹罢,随吟四句谒语:“龙逝鹤飞远,徙失单无随,文武将相隐,五百年后现。”随之挥手拂尘,飘然而去。满坑血水,霎时化为干涸。呜呼!天下事,瞬息万变,福也,祸也,天人应之。顺其自然,趋其势,行善莫凶,终生而乐之;然则,遗怨抱憾久也!

得到东湖就可见突兀而起的山峰,如宝鼎独立,傲然于苍穹云霞之中,令人遐思神往。骑车穿过村落,到得山脚下,察看山势风景。此山与钓鱼台山西守望,隔水对话,清幽、含蓄、宽阔、秀雅,引人入胜。停车,沿山阴小道步行百余米,始到峡谷。蹲踞山石小憩,仰观夹谷山,如苍龙升腾,其首尾曲折构成月牙形的山谷。谷坡起伏跌宕,林木稀疏,杂草枯黄,唯有挂满金黄果实的柿树,让山谷多了些色彩。山谷高处连接峻峰,悬崖峭壁,如树直立,望而攀援可畏。

王安石在《游褒禅山记》中说:“夫夷以近,则游者众;险以远,则至者少。而世之奇伟、瑰怪,非常之观,常在于险远,而人之所罕至焉,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。”笔者既欲探寻夹谷山文化奇景,何惧其险阻?更何况山道已为开发者所修建,于路蝴蝶翩飞,灵鸟鸣唱,有此相伴却也快乐!不觉间到得峭壁前!壁间也已凿出道路,想象中的艰难早已为人们所铺垫,在凉风的轻抚下,稍试困难就登临



夹谷山

□ 吴兆雷

夹谷山位于枣庄北郊之齐村镇,《峰县志·山川》对此山有详细记载:“又西三十八里曰夹谷山,亦名天台山,又曰天目山,俗呼为谷山,语省也。山长五六里,高数千仞,四周石壁削立,嶙峋险绝。其顶方长一里许,若一大石垒砌而成者。东南一峰,巍然高插云表,若人端冕拱立。西峰稍低,如肩领。”枣庄文史专家郭明泉经过多年研究,认定此山为春秋时孔子主持的齐鲁夹谷之会所在地。笔者出于对文史的喜好,今年秋时抽空寻访踏游。

峰顶,不过倒也少了些涉险的乐趣。

山顶虽多乱石,荆棘杂草覆地,但也算好走。笔者思考着夹谷会盟的场景:一代宗师孔子面对心怀杀机的齐侯及其张牙舞爪的部下,如何以《周礼》为武器,喝退群凶,慷慨陈词,果敢应对,维护鲁国的尊严和正当利益。那种大智大勇的豪壮,着实让人钦敬。可世事变迁,云海沧桑,无情的岁月已将风云荡尽,遗迹消退,而只有青史书帛依然。

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对夹谷之会记载:十年(公元前500年)春,王三月,及齐平。夏,公会齐侯。齐人加于载书曰:“齐师出竟,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,有如此盟。”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:“而不反对我汶阳之田,吾以共命者,亦如之。”齐侯将享公,孔丘谓梁丘据曰:“齐、鲁之故,吾子何不闻焉?事既有矣,而又享之,是勤执事也。”

且牺象不出门,嘉乐不野合。而既具,是弃礼也;若其不具,用秕稗也。用秕稗君辱,弃礼名恶,子盍图之?夫享,所以昭德也。不昭,不如其已也。”乃不果享。

在夹谷山顶笔者找到了不少残缺的碑碣,有一块碑为清同治三年(1864年)峰县即用知县孙承薪撰写的《游山记》。碑文虽已残缺,但也可见大概,主要记载夹谷会盟及当时的一些事。有此文化底蕴,吸引了有识之士开发夹谷山旅游的热情,目前,该山已建齐鲁会盟阁、悬空道观(聚仙宫)、森林悬崖太空天体房、20套休闲驿站客房,山脚到山顶悬崖下的盘山公路等设施,成为市民近郊游览的胜地。登山劳累之余,亭下憩

息,碑前怀古,登顶揽景,真人生之乐事也。



葛峰山的传说

□ 牛飞雁

旧时峰县治所,在今枣庄市峰城区驻地,而峰县之得名,与葛峰山渊源甚深。据清朝乾隆二十六年重修《峰县志》序云:“峰因山得名,其见于经传也屡矣。”而光绪年版《县志》(山川部)记载:“柱子山,即葛峰山,县所由名也(又名天柱山)。城南偏东十五里,山周里余,平地崛起,卓如束笋。仙坛拱其后,白山诸峰屏其前,承水自北来,绕其左麓而南流,固峰邑之望山也。上有佛祠,松桧郁茂,邑人士时修禊于此。”

仲秋移时,暖阳舒体,乃约三五好友,同陟葛峰山,以作重九登高之先行。由山之东麓天柱山村,迤迤缓缓,至村西但见一丘独坐。山无多树,荆棘丛杂,亦无悬崖巨壑、峭壁嵌岩。然自山巅北望,城市村落一目了然。近顶处先有碾盘,载于榛莽乱石之中;又数武,一台踞踞,而屋宇坍塌,仅剩台基高耸,四周断石零乱,残砖苔生。《志》中所谓“上有佛祠”,此即是也。虽旧志所载不详,考诸村民,皆言天柱山原有大佛寺,始建于元朝泰定年

间。由东南方向,曲折蹬道,直达寺门。寺中树木参天,阴樾蔽空,除东西两厢外,前后更有大殿二座。今所见古迹,乃前殿月台。寺之东北隅曾有九级佛母塔,塔高四十余米,以方砖、楠木构成。昔时每逢阴历三月初三日,附近村民皆群集于承河水边郊游采兰,至佛母塔前祭祀膜拜,以祷丰年。明朝万历十九年(公元1591),贾三近所撰《重修佛母塔碑记》,现存存诸天柱山村委会办公所在地(昔为黄家大院)。后殿东西两侧,各有二层砖楼,四角无顶,而四面皆有瞭望口,以防不测。寺东沿山溪流如瀑,飞花攒雪,玉涌琼奔。寺门前曾有古碑二通,今已不知去向。然于台基下方东南处,仍有枯井一口,据传当时僧人用水即赖此井所赐,甘泉爽口,逢旱不涸。而乱石丛中,又见残碑一角,字迹剥蚀,面目全非,直令人痛惜文物之不保,湮没久矣!

葛峰山素传“上寺下庵”,其庵名“贞修”,在今天柱山村西头。据载此庵始建于明代中后期,南北长达110米,宽50米,占地总面积5500平方。旧时庵前石碑六通,山门内有钟鼓二楼,东西龙帽龟驮碑各一座。前后两进院落,中由大殿及花墙圆门相隔,两厢屋舍整齐,古柏丛生。院内东北角有琉璃井,井上建有六角琉璃塔,由塔门入内汲水,以供饮用、清洗等。

缘其贞修庵之来历,一说为山下孔善人之女所建。因孔女天性好佛,待嫁之年仍矢志出家,遂于山东结茅自修。渐从积金,购置木石砖瓦,经年以成大殿三楹;后续配殿、千佛阁、门楼、钟鼓楼等。穿门楼入院,道旁古松参天,碑亭林立,中有二碑乃崇祯及顺治亲题。其大殿虎顶,均系黄色细瓷琉璃瓦,雕梁画栋,走兽飞檐,涂以彩绘,光色艳丽。殿内立柱十根,更有四根盘龙石柱最为精美,柱高4米,直径0.6米,上雕双凤,展翅欲飞;下雕二龙,鳞须细腻,爪牙宛然,珠吐云团,玲珑欲活。所惜者,贞修庵现仅存两侧山墙及六根立柱,于村民家中尚有鼓楼一座,破败不堪。另有当年鼋龟碑座一具,背上天纹清晰,形体方广硕然。而

路东菜园里,残卧碑帽,系高浮雕双龙戏珠,虽残缺不全,仍觉雕工精良,雄伟壮观。此往昔规模,虽无由亲见,然下山之后却从村民吴恒友先生家传《天柱山寺庵全景图》中得到了印证。另一说则传云明代皇帝之女,远嫁江南,随其皇兄赏嫁巨额资,千里而来。途经峰县却闻夫婿已死,因未婚而寡,依礼不得改嫁,只好由朝廷赦旨建庵,就地出家为尼。究其实,二说均有可疑,然观其规模建制,何人堪配雕龙凤柱,若以庸尼俗僧,似有僭越欺君之嫌。故不妨两说并存,以增趣闻耳。无论若何,余以为两处遗址,理宜作为文物保护单位,或重加修葺,以复旧观。

葛峰山的传说,素多历史积淀。据说当年“上寺下庵”,皆有寺田近百亩,一时香火隆盛,遐迩传闻。而当代诗人贺敬之的《白毛女》中,大地主黄世仁的原型亦在今天柱山村,据说当年黄家大院占据大半个村落,而葛峰山前则为浩大的黄家陵园。然而时代变迁,从上诸说,或许只能任其口耳相传罢了。